

金上甄商代秦漢等書

卷之四

全宋文卷九

烏程嚴可均校輯

明帝三

與劉劭張興世蕭道成詔暴吳喜罪

泰豫元年

吳喜出自卑寒少被驅使利口任詐輕狡萬端自元嘉已來便充刀筆小役賣弄威恩苟取物情處處交結皆爲黨與眾中常已正直爲詞而內實阿媚每仗計數運其佞巧甘言說色曲已事人不忠不平彰於觸事從來作諸署主意所不協者覓罪委頓之已示清直而餘人恣意爲非一不檢問故甚得物情昔大明中黜歙二縣有亡命數千人攻破縣邑殺害官長劉子向在會稽再遣爲主帥領三千精甲水陸討伐再往失利孝武已喜將數十人至二縣說誘羣賊賊卽歸降詭數幻惑乃能如此故每豫驅馳窮諸狡慝及泰始初東征止有三百人直造三吳凡再經薄戰而自破岡已

東至海十郡無不清蕩百姓聞吳河東來便望風自退若非積取
三吳人情何已得弭伏如此其統軍寬慢無章放恣諸將無所裁
檢故部曲爲之致力觀其意趣止在賊平之後應力爲國計喜初
東征發都指天畫地云得劉子房卽當屏除袁標等皆加斬戮使
略無生口旣平之後緩兵施恩納罪人之貨誘諸賊帥令各逃藏
受賄得物不可稱紀聽諸賊帥假稱爲降而擁衛子房遂得生歸
朝廷收羅羣逆皆作爪牙撫接優密過於義士推此意正是聞南
賊大盛殷孝祖戰亡人情大惡慮逆徒得志規已自免喜善爲姦
變每已計數自將於朝廷時三吳首獻慶捷於南賊則不殺其黨
頗著陰誠當云東人恇怯望風自散皆是彼無處分非其苦相逼
迫保全子房及顧琛等足表丹誠進退二塗可已無患南賊未平
唯已軍糧爲急西南及北道斷不通東土新平商運稀簡朝廷乃
至鬻官賣爵已救災困斗斛收斂猶有不充喜在赭圻軍主者頓

偷一百三十斛米初不問罪諸軍主皆云宜治喜不獲已止與三十鞭又不責備凡所曲意類皆如此喜至荊州公私殷富錢物無復子遺喜乘兵威之盛誅求推檢凡所課責既無定科又嚴令驅蹙皆使立辦所使之人莫非姦猾因公行私迫脇在所入官之物侵竊過半納資請託不知厭己西難既殄便應還朝而解故槃停託云扞蜀實由貨易交關事未回展又遣人入蠻矯詔慰勞賒伐所得一呂入私又遣部下將吏兼因土地富人往襄陽或蜀漢屬託郡縣侵官害民興生求利千端萬緒從西還大編小船爰及草舫錢米布絹無船不滿自喜呂下迨至小將人人重載莫不兼資喜本小人多被使役經由水陸州郡殆徧所至之處輒結物情妄竊善稱聲滿天下密懷姦惡人莫之知喜軍中諸將非劫便賊惟云賊何須殺但取之必得其用雖復羸弱亦言健兒可惜天下未平但令日功贖罪處遇料理反勝勞人此輩所感唯喜莫云恩由

朝廷凶惡不革恆出醜聲勞人義士相與歎息竝云我等不愛性命繫擒此賊朝廷不肯殺去反與我齊今天下若更有賊我不復能擊也此等旣隨喜行多無功効或隱在眾後或在幔屋中眠賊旣破散與勞人同受爵賞旣被詰問辭白百端云此輩旣見原宥擊賊有功那得不依例加賞褚淵往南選諸將卒喜爲軍中經爲賊者就淵求官倍於義士淵曰喜最前獻捷名位已通又爲統副難相違拒是已得官受賞反多義人義人雖忿喜不平又懷其寬弛往歲竺超之聞四方反叛人情畏賊無敢求爲朝廷行者乃慨然攘步隨喜出征爲其軍副身經臨敵自東還失喜意說超之多酒不堪驅使遂相委棄高敬祖年雖少宿氣力實健其有處分爲軍中所稱喜薄其衰老云無所施正已二人忠清與己異行超之爲人乃多飲酒計喜軍中主帥豈無飲酒者特是不利超之故已酒致言耳敬祖旣無餘事直云年老託爲乞郡潛相遣斥其餘主

帥竝貪濁諂媚之流皆提攜東西不相離捨喜聞天壤間有罪人死應繫者必啟曰入軍皆得官爵厚被處遇應入死之人緣已得活非唯得活又復如意人非木石何能不感設令吾攻喜門此輩誰不致力但是喜不敢生心耳喜軍中人皆是喜身爪牙豈關於國喜自得軍號以來多置吏佐是人加板無復限極爲兄弟子姪及其同堂羣從乞東名縣連城四五皆灼然巧盜侵官奪私亡命罪人州郡不得討崎嶇蔽匿必也黨護臺州符旨殆不復行船車牛犢應爲公家所假借者託之於喜吏司便不敢問他縣奴婢入界便略百姓牛犢輒牽殺瞰州郡應及役者竝入喜家喜兄茹公等悉下取錢盈村滿里諸吳姻親就人間徵求無復紀極百姓嗷然人人悉苦喜具知此初不禁呵索惠子罪不甚江念旣已被恩得免憲辟小小忤意輒加刑斬張悅賊中大帥逼迫歸降沈攸之錄付喜云殺活當由朝廷將帥征伐旣有常體自應執歸之有司

喜卽便打鑲解襦與箸對膝圍棋仍造重義私惠招物觸事如斯
張靈度凶愚小人背叛之首喜在西輒恕其罪私將下都與之周
旋情若同體狼子野心獨懷毒性遂與柳欣尉等謀立劉禕吾使
喜錄之而喜密報令去去未得遠爲建康所錄喜背國親惡乃至
於是初從西反圖兼右丞貪因事物已行私詐吾患其詭曲抑而
不許從此怨懟意用不平喜西救汝陰縱肆兵將掠暴居民姦人
婦女逼奪雞犬虜略縱橫緣路官長莫敢呵問脫誤有縛錄一人
喜輒大怒百姓呼嗟人人失望近段佛榮求還乃欲用喜代之西
人聞其當來皆欲叛走云吳軍中人皆是生劫若作刺史吾等豈
有活路旣無他計正當叛投虜耳夫伐罪弔民用清國道豈有殘
虐無辜剝奪爲務害政妨國罔上附下罪疊若此而可久容臧文
仲有云見有善於其君如孝子之養父母見有惡於君若鷹鷂之
逐鳥雀耿弇不曰賊遺君父前史曰爲美談而喜軍中五千人皆

親經反逆攜養左右豈有奉上之心喜意志張大每稱漢高魏武
本是何人近忽通啟求解軍任乞中散大夫喜是何人乃敢作此
舉止且當今邊疆未寧正是喜輸蹏領之日若曰自處之宜當節
儉廉慎靜埽閉門不與外物交關專心奉上何得曰其蝓螭高自
比擬當是自顧愆疊事宜遐邇又見壽寂之流徙施脩林被擊物
惡傷類內懷憂恐故興此計圖欲自安朝廷之士及大臣藩鎮喜
殆無所畏者畏者唯我一人耳人生脩短不可豫量若我壽百年
世間無喜何所虧損若使吾四月中疾患不得治力天下豈可有
喜一人尋喜心迹不可奉守文之主豈可遭國家閒隙有可乘之
會邪世人多云時可畏國政嚴歷觀有天下御億兆仗威齊眾何
代不然故上古象刑民渎不犯後聖懲僞易曰剝墨唐堯至仁不
赦四凶之罪漢高高度而急三傑之誅且太公爲治先華士之刑
宣尼作宰肆少正之戮自昔力安社稷功濟蒼生班劬引前笳鼓

陪後不能保此者歷代無數養之已福十分有一耳至若喜之深
罪其得免乎夫富之與貴雖已功績致之必由道德守之故善始
者未足稱奇令終者乃可重耳凡置官養士本在利國當其爲利
愛之如赤子及其爲害畏之若仇讎豈暇遠尋初功而應忍受終
敝耳將之爲用譬如餌藥當人羸冷資散石已全身及熱勢發動
去堅積已止患豈憶始時之益不計後日之損存前者之賞抑當
今之罰非忘其功勢不獲已耳喜罪疊山積志意難容雖有功效
不足自補交爲國患焉得不除且欲防微杜漸憂在未萌不欲方
幅露其罪惡明當嚴詔切之令自爲其所卿諸人將相大臣股肱
所寄賞罰事重應與卿等論之卿意竝謂云何

宋書吳喜傳帝將賜喜死先一日與

劉勔張興世齊王詔

賜王景文死手詔

太豫元年三月

與卿周旋欲全卿門戶故有此處分

宋書王景文傳上疾篤乃遣使送藥賜景文死

遺詔 四月

朕自臨御億兆仍屬戎寇雖每存弘化而惠弗覃遠軍國凋弊刑訟未息今大漸維危載深矜歎可緩徭優調去繁就約因改之宜詳有簡衷務已愛民爲先已宣朕遺意

宋書明帝紀

崇接道猛法師詔

無年月

猛法師風道多濟朕素賓友可月給錢三萬令史四人白簿吏二

十人車及步舉各一乘乘輦至客省

高僧傳猛西涼州人東游建業上東安寺續開講席明

帝深相

崇接

追崇江夏王義恭令書

故中書監太宰領太尉錄尚書事江夏王道性淵深睿鑒通遠樹聲列藩宣風鉉德位隆姬輔任屬負圖勤勞國家方熙託付之重盡心毗導永融雍穆之化而以醜忌威奄加冤害夷戮有暴殞空無聞憤達幽明痛貫朝野朕蒙險在難含哀莫申幸賴宗祏之靈

克纂祈天之祚仰惟勳威震動於厥心昔梁王徵庸警蹕備禮東
平好善黃屋在廷況公德猷弘懋彝典未殊者哉可追崇使持節
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領太尉中書監錄尚書事王如故給
九旒鸞輅虎賁班劍百人前後部羽葆鼓吹輜輶車

宋書江夏王
義恭傳太宗

定亂令

書云云

加擢路休之等令書

未卽位時

太皇太后蚤承愛遇沿情卽事同於天屬前車騎咨議參軍路休
之前丹陽丞路茂之崇憲密威蚤延榮貴竝懷所勳宜殊恆飾休
之可黃門侍郎領步兵校尉茂之可中書侍郎

宋書文帝路淑媛
傳太宗廢幼主欲

悅路太后之
心乃下令書

恤桺元景令

初卽位

故侍中尚書令驃騎大將軍巴東郡開國公新除開府儀同三司
南豫州刺史元景風度弘簡體局深沈正義亮時恭素範物幽明

道盡則首贊孝圖盛運開麻則毗燮皇化方任孚漢輔業懋殷衡
而蜂豺肆濫顯加禍毒冤動動烈悲深朝貫朕承七廟之靈纂臨
寶業情典既申痛悼彌軫宜崇賁徽冊已旌忠懿可追贈使持節
都督南豫江三州諸軍事太尉侍中刺史國公如故給班劍三十
人羽葆鼓吹一部諡曰忠烈公

宋書柳元景傳

招集舊僧令

先帝建中興及新安諸寺所已長世垂範弘宣盛化頃遇昏虐法
像殘毀師徒奔迸甚已矜懷妙訓淵謨有扶名教可招集舊僧普
各還本竝使材官隨宜脩復

宋書天竺迦毗黎國傳前廢帝毀廢新安寺驅斥僧徒尋又毀天寶諸寺

太宗定亂下令

宣旨永嘉王子仁

汝一家門戶不建幾覆社稷天未亡宋景命集我上流迷愚相扇
四海同惡若非我脩德御天下三祖基業一朝墜地汝輩便應淪

於異族之手我昔兄弟近二十人零落相繼存者無幾唯司徒年
長令德作輔皇家門戶所憑唯我與司徒二人而已尙未能厭百
姓姦心餘諸王亦未堪贊治我惟有太子一人司徒世子年又幼
弱桂陽巴陵竝未有繼體正賴汝輩兄弟相倚爲彊庶使天下不
敢闖覘王室汝輩始十餘歲裁知俛仰當今諸舍細弱殆不免人
輕陵若非我爲主劉氏不辦今日汝諸兄冲眇爲羣凶所逼誤遂
與百姓還圖骨肉於汝在心不得無愧卽日四海就寧恩化方始
方今處汝湘州汝年漸長足知善惡當每思刻厲奉朝廷爲心爵
秩自然與年俱進我垂猶子之情著於萬物汝亦當知好憶我敕
旨

宋書永嘉王子仁傳太宗遣主書趙扶
公宣旨未幾召建安王休仁言賜死

與始安王休仁書

此段殊得蘇侯兄弟力

宋書始安王休仁傳初行與蘇侯神
結爲兄弟及事平太宗與休仁書

與巴陵王休若書

二年

孝建大明中汝敢行此邪

宋書巴陵王休若傳休若輒殺典籤夏寶期上大怒與休若書

報巴陵王休若

七年二月

吾與驃騎南山射雉驃騎馬驚與直閣夏文秀馬相踰文秀墜地

驃騎失鞍馬驚觸松樹墜地落礪中時頓悶不識人故馳報弟

宋書

晉平王休祐傳上既殺休祐時巴陵王休若在江陵其日即馳信報休若

與桂陽王休範書

七年七月

外間有一師姓徐名紹之狀如狂病自云爲塗步郎所使去三月中忽云神語道巴陵王應作天子汝使巴陵王密知之於是師便訪覓休若左右人不能得東宮典書姓何者相識數去來師解神語東宮典書具道神語東宮典書荅云我識巴陵間一左右當爲汝向道數日東宮典書復來語師云我已爲汝語巴陵左右道因達巴陵巴陵具知云莫聲但聽又頃者史官奏天文占候頗云休若應挾異端神道茫昧乃不可全信然前後相準略亦不無髣髴

且帖肆閒自大明呂來有若好之謠於今未止詔若百重章句皆
配呂美辭美事諸不逞之徒咸云必是休若休若且知道路有異
音里巷有若好之謠在西已奇懼致王敬先吐猖狂之言近休祐
休仁被誅休若彌不自安又左右多是不相當負罪之徒恆說呂
道路之言卽動之相與唱云萬民之心屬在休若感激其意尋休
若從來心迹殊有可嫌劉亮問高次祖汝一應識此人當給休若
休若在東縱恣羣下無本末還朝被貶爵位小退次祖被亮使歸
過問訊大泣語次祖云我東行是一段功在郡橫爲羣小輩過失
大被貶降我實憤怨不解劉輔國何意不作次祖啟云劉輔國蒙
朝廷生成之恩豈容有此理推此已是有奇意吾使諸王在蕃止
令優遊而已本不呂武事而休若在西廣召弓馬健兒都不啟聞
又戾道明等昔親爲賊罪應萬死休若至西大信遇之乃潛將往
不啟京吾知汝意謂休若處奉因事事何如心迹旣不復可測因

其還朝在筵與書事事詰誚於內許密自引分狀如暴疾致故差
得於其名位及見子悉得全也休若既是汝弟使其狼心得申者
汝得守治城邊作太尉公耶非但事關計亦於汝甚切汝可密白
荀太妃令知

宋書巴陵王休若傳休若既死上
與驃騎大將軍桂陽王休範書

報書

鄭脩容有兄喪令成服汝可令汝內人知之再報休祐休範二家
內人知也或報

涪化閣
帖一